

# 「九一八」前後

章 君 毅

張或弛先生在本誌所撰「慈禧太后大劈棺」一文曾說：「在天津的溥儀……當着遜清宗室遺老的面……鄭重立誓……三年後，日本侵華，九一八事變爆發……溥儀果然經不起誘惑，從天津潛往東北，當上了偽滿洲皇帝。」

關於「九一八」當時的情形及其往後的發展，筆者收集資料並訪問有關人士，加以考正，撰為專文，茲將舊稿重加整理，送請中外雜誌發表，以就教於讀者。

## 皇軍洗劫榮臻逃難

九一八之夜，東北遼寧瀋陽，全城恐怖，人人驚慌。

先是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，接到第七旅旅長王以哲的電話，向他報告：「日軍已經進入北大營西邊營房。營房裏的駐軍由後門退出，日軍立即放起火來。東邊營房還有駐軍一團，正被日軍包圍，——這一團駐軍撐到第二天早晨，方始突圍而出。榮臻掛上電話以後，匆匆趕到長官公署。這時日軍開始用野砲轟擊瀋陽軍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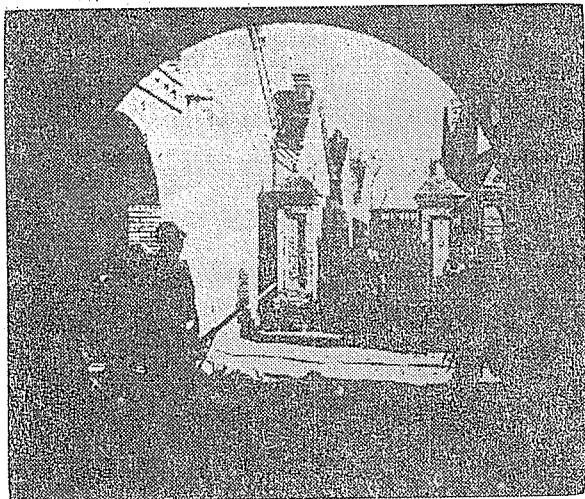
庫和兵工廠，引起爆炸，瀋陽城外砲聲隆隆，火光燭天，附近軍民來不及躲避，傷亡很多。榮臻從長官公署撥到北平的長途電話還沒有接通，他一着急，乾脆上電政務管理處，這回算是打通了，躺在北平協和醫院二樓一間病房裏的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，竟認為日軍攻佔北大營是尋常挑釁行為，下令不准抵抗，免使事件擴大。

北大營方面砲聲一響，榮參謀長便派人去找外交部駐瀋陽的王交涉員，王交涉員立即打電話給日本領事館，問他們日軍無故發動攻擊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？日本領事館的答覆是他們也正在向日本軍方探詢中，王交涉員再問日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在那兒？對方回答說不知道。其實，土肥原很狡猾，當時他是在從東京回到瀋陽的路上，證明他不在現場。瀋陽方面，自有他的得力助手花谷正少佐代他主持一切。時間過了午夜十二點，城外槍砲聲仍烈，王交涉員希望日方在五分鐘內答覆日軍突擊的真正意向，對方請求寬限五分鐘，然而，焦灼緊張的又等了一個鐘頭，日本領事館那邊還是音信杳然。

倒不是日本領事館故意拖延，而是關東軍方根本就不買他們的賬。九一八那天，日本領事館舉行祕密會議，商討中村大尉事件究該如何解決，到晚間八點才散會。森島守人領事往訪花谷正，沒有見着，却從親日漢奸趙欣伯那兒聽到了東北軍不抵抗的情報。因此，十點半鐘，柳條溝爆炸聲響，森島深知事態嚴重，一刻鐘後他找到了關東軍高參板垣征四郎，要求立刻下令停火。板垣傲然的說：「今日之事，軍方自有主張。」率直加以拒絕。森島還想再曉以利害，站在一旁的花谷正居然惱了，他破口大罵：「馬鹿！」拔出寒光四射的武士刀，作勢恫嚇，斥責森島外交官胆敢干涉統帥權？森島無奈，只好回到領事館，把他跟軍方交涉的經過，報告總領事林久治郎。

林久治郎企圖作最後的努力，直接打電話給板垣，照舊碰了一個大釘子。到這時候他已無法向中國提出答覆或解釋。一夜之間，他連發三電，致東京幣原外相，三電略謂：「因中國方面迭次要求和平解決，職即以電話告知板垣，謂中日

兩國並未開戰，中國又採取不抵抗，宜即停擊，避免不必要之損害。」板垣答稱：「此事涉及皇軍威勢，軍方決意澈底解決。」「從滿鐵全線軍隊同時出動一點觀之，此事係由軍方積極策劃，望政府設法制止軍隊行動。」「軍方獨斷與不法行動，已使職失去抗拒之力。」九一八事變後，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也曾電告幣原：「最近軍人行動輒以統帥權為言，壇坫工作，將付諸流水。」凡此都是日本關東軍專橫跋扈，一意孤行，發動九一八事變的鐵證。另一方面，花谷正却在以土肥原特務機關部的名義，同夜先後拍發三電，向



九一八事變日軍佔領下之瀋陽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。

東京軍部撤下漫天大謊：「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，襲擊我守備兵，迫我守備兵與之發生衝突。」「中國軍隊炸燬滿鐵線，兵力約有三四中隊，逐次遁入兵營。」「板垣參謀正作如下之處置：掃蕩北大營，進攻奉天（瀋陽）城。」

於是，東京陸軍省、參謀本部舉行聯席會議，議決：「關東軍行動悉協機宜，應予支援。」十九日上午十點若槻首相召集緊急閣議時，陸相南次郎振振有詞的報告瀋陽事變「實際情況」，要求支援關東軍。當場就挨了幣原外相狠狠的一棒，幣原根據外務省所獲情報，和林久治郎的三次急電，指斥關東軍並非採取自衛行動。南次郎羞慚交併，自此噤若寒蟬。日本內閣因而作成「事變不得擴大」的決議案，散會後，若槻首相入奏日皇裕仁。南次郎則將閣議決議電知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，尤其另加兩項指令：一、不得佔領我東北。二、不得設立類似軍政府的機構。

然而，關東軍的少壯派軍人已經決心蠻幹到底，置內閣決議於不顧。瀋陽城裏，我方一再催問，所獲得日本領事館的答覆是根據軍官會議議決：「軍隊既已出動，制止頗難，不過關東軍將不致進入瀋陽城。」因此榮臻和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商議，反正關上城門日軍也能用大砲轟開，不如敞開城門，看他們怎樣辦。將近拂曉，關東軍蜂擁而來，由西南角城牆缺口一湧而入，先在城上開一排機關鎗示威，再佔領無線電台，以及張學良私邸、長官公署、省政府等各機關。榮臻在臧式毅家換穿便衣，再回他自己家裏去打一轉，才進門便聽見關東軍的雜沓靴聲，榮臻連忙扶起

高年老父，帶着全家女眷從後門逃走。關東軍緊跟着就到，捆走了榮臻的兩個弟弟，五位客人，一名聽差。不一會兒又開來四部卡車，把榮府值錢的東西洗劫一空，帶不走的也用槍托砸壞。日本皇軍終於顯露了他們的真面目，這便是確保皇軍「威勢」的方式。榮臻逃離已宅又化裝為傭人，拎隻菜籃佯裝出城賣菜，避過南滿鐵路走到皇姑屯，搭上火車逃向北平。在車上他遇見張作霖的六姨太，攜着一位女公子和五六七八四位少爺，全都穿着粗藍布大褂或短打，也是空着身子逃出來的。被日本人炸死的張作霖，滿門家當給關東軍搶了個精光，後來本莊繁進入瀋陽，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，下令把張學良的私人衣物整理好了一百二十箱，派人運到天津還給張學良。可是張學良却拒絕收回，他十分沉痛的說：

「東北父老流落北平，大都是饑寒交迫。如果我收了日方運交的衣物，何顏以對流落關內的東北父老，更何顏以對殘喘於日軍鐵蹄之下的東北父老諸姑！」

關東軍入據東北，連張學良、榮臻的家裏都被搜捕洗劫，三千萬東北同胞的遭遇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### 馬占山是一條硬漢

九月十九日清晨，張學良呈國民政府 蔣主席電傳到南京，蔣主席兼行政院院長正乘軍艦赴贛主持剿赤軍事，是時軍艦已駛抵湖口。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，討論到深夜時分，決定採取下列三項步驟：

一、由外交部對日本提出嚴重抗議，並向國際聯盟提出聲訴，一面通知美國。

二、電請 蔣主席返京主持大計。

三、電促粵方取消敵對行爲，共赴國難。所謂粵方，便是以陳濟棠的兵力做後台，反



九一八事變逃出虎口的五位政要由右至左：孫、劉震東、王達、袁佐唐、高逢泰。

叛中央，據地自雄的一個非法集團，自稱「廣州政府」。九一八事變的釀成，他們也有私通敵國，秘密勾結的份。民國二十年七月，偽廣州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即曾潛赴日本，與幣原外相密談三次，以擅行出賣滿蒙的代價，換取日本泰平組合供給武器。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亦曾密報東京，偽廣州政府想利用九一八事變顛覆中央取得政權，然後與日本謀求「諒解」。陳友仁又在廣州面告日本總領事須磨，「顛覆中央」和驅逐張學良的主張，粵方與日本並無二致。這些充分反映出偽廣州政府一羣政客醜惡嘴臉，鬼域心腸，不惜出賣國家民族，以填自己的慾壑。

這才是空前未有的內憂外患，交相煎逼。匪患、水災造成遍地哀鴻，日本關東軍、殘餘共匪和偽廣州政府使中央政府三面環攻。當年的大公報社論對於嚴重時局表明了鞭辟入裏的看法——「現在國難冠絕古今，勦共抗日，固須並顧，民生國計，尤須統籌。邇來全國精神，益入血脈憤張之中。喜聽激烈之言，惡聞平實之論……民衆可以不顧事實，政府豈能全憑理想？當局既受一國付託之重，對於現在及未來均有責任。務須高瞻遠矚，剋制環境，而不為環境所困……」

全國同胞，都在憂心如焚，迫不及待的等待着 蔣主席自湖口折返南京，如何應付這次冠絕古今的國難，千鈞一髮的局勢？最高當局和全國民衆，同時面臨一次史無前例的重大考驗。對付瘋狂入侵的強鄰日本，打，不能打，莫說國民政府奠都南京方及三載，全國各地千瘡百痍，國境

之內就有兩個叛亂集團猶待收平，西南西北仍有軍閥盤踞，就算是全國處於一統狀態，長江大水災也得整治。何況 國父在民族主義第五講中，早就警告過國人：「中國如果未到時機，實與日本開戰，日本可能在十天之內，完全佔領中國一切重要地區，就可以滅亡中國。」進而言之，九一八正是中國要和日本開戰最不利的時機。

和呢？更不能和。理由很簡單，因為挑釁者既非我國，日本蠶食乎？鯨吞歟？日軍將打到什麼地方爲止，誰也沒法預測。何況，又很顯然是日本天皇控制不了內閣，內閣控制不了軍部，軍部控制不了關東軍，連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大將，也控制不了他的部下板垣、土肥原、石原三名校級軍官。

舉世矚目，萬衆矚望之中，九月二十一日，蔣主席自湖口返抵南京，當天，在 國父陵園召集黨政首長舉行會議。會後，立即採取明快睿智的決策，兼籌並顧應付國難。次日由國民黨中央發表告全國同胞書，約定三事：確實團結，堅定沉着，加倍刻苦！希望全國同胞信任國際聯盟公理處斷，全國軍隊避免對日衝突。實際上，却仍在作有效的軍事部署，外侮內亂，兩害相權舍其輕，讓全國同胞看看共匪和粵方，會不會趁此國難當頭，國家民族存亡絕續的分際，甘爲虎俁，火中取栗，寧願葬送國家民族，也要乘火打劫，攘權奪利。因此，蔣主席密令收平粵亂之軍隊停止前進，復由中央推定蔡元培、張繼，赴粵磋商統一政府辦法，並決定對共匪的第四期圍剿暫緩進行，抽調大軍北上佈防。同日，設立特種外



溥儀之弟溥偉（右起第五人着馬褂者）與日本顧問安谷（右二戴皮帽者）合影，日方原擬以溥偉組成「明光共和國」，後以溥儀亦甘為傀儡，遂捨溥偉而以溥儀為偽滿皇帝。

交委員會，成為對日外交決策機關。我國駐國際聯盟代表施肇基，要求國聯立即召開理事會，採取必要手段，保障國際和平。

蔣主席返抵南京後，全國同胞的精神為之一振，明快的措施又復為苦難中的國家帶來一線曙光，同時也構成了嚇阻的力量。偽廣州政府果然表示悔悟，復電南京，深願息爭禦侮。惟有共匪，在東北同胞慘遭屠戮，全國民眾悲憤交集聲中，反而歡欣鼓舞，沐猴而冠，趁機組成毛匪偽政權，擴大叛亂，竭力煽動工人學生，假藉抗日請願的名義，在全國各地製造騷亂與不安。

在東北，關東軍悍然不顧內閣的煌煌嚴令，調兵遣將，大舉入侵。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，當事變發生，就派遣兩中隊軍機，飛往瀋陽，撥交本莊繁指揮。旋又下令所屬第二十師團的一個混成旅，渡過鴨綠江，十九師團的一部則北出圖門江，遙相呼應，策應關東軍。日本參謀總長金谷範三一再電阻止、申誠，林銑十郎起先置之不理，後來則往他的參謀神田正種身上一推。關東軍和朝鮮軍一旦聯起手來，宛如脫韁的野馬，瘋狂攻擊，到處慘殺。九月二十日焚掠長春，進攻吉林省城。九月三十日，國際聯盟行政院決議，限令日本實行撤兵至南滿鐵路區域以內，並且限定撤兵日期應在十月十三日之前。然而，日本軍方的行動答覆却是：十月一日成立日人操縱的吉林長官公署；四日在長春活埋我國傷兵二百人；五日轟炸錦州，各路日軍在東北邊防軍放棄抵抗的情形

下，予取予求，着着進逼。一直到十月中旬，我國第一位抗日英雄馬占山奮起抵抗，方使其遭到了重大的挫折。

馬占山，字秀芳，吉林懷德人，民國紀元前二十五年誕生，綽號馬小個子，但却是一條鐵錘的硬漢，連退隱天津的「北洋之虎」段祺瑞，都曾當着土肥原的面，這麼樣的警告過他：

「黑龍江的馬占山是一員猛將，忠肝義胆，英勇過人。你們千萬不要去碰他，自找麻煩！」段祺瑞這段話却說得一點也沒錯，土肥原在中國橫行半世，唯一叫他栽過筋斗的，便是馬占山。

短小精幹，自幼吃糧當兵，民國二十年馬占山四十五歲，在當黑龍江步兵第三旅旅長，兼黑河鎮守使。九一八事變前後，萬福麟任黑龍江省主席，兼東北邊防副司令長官。不過，他跟張學良同在北平公幹。

### 東方勞倫斯土肥原

九月二十二日上午八時，在瀋陽東拓總部樓上，關東軍少壯派的首領：三宅、板垣、石原、片倉衷，還有方自東京返抵瀋陽，新任偽瀋陽市長的土肥原，在舉行一個非常重要的祕密會議。會中，「東方勞倫斯」土肥原提出他的平生最大陰謀，以日本為盟主，建立一個偽滿蒙共和國，擁前清廢帝溥儀為傀儡，作為日本攫取我國東北和內外蒙古的掩護。第一步，先在我東北四省境內，分設五個偽鎮守使，亦即收買五名漢奸，土肥原開出來的名單是吉林熙洽、洮索張海鵬、熱

河湯玉麟、東邊道于芷山，和哈爾濱張景惠。此一陰謀獲得與席各人一致通過。次日即由滿鐵洮南公所署長河野正直，和今田新太郎，透過吉村宗吉，先把張海鵬收買下來。以步槍三千支、銀元二十萬的代價，命張海鵬宣布與張學良脫離關係，用關東軍的兵力作後盾，奪取黑龍江。張海鵬遂於十月一日，帶着他的部隊，向黑龍江進發，他自封為邊境保安司令。

在此稍後，日本陸軍省的軍務局長小磯國昭，也曾發電本莊繁，警告他不得對北滿用兵，以免刺激蘇俄，引發新日俄之戰。他又給關東軍方強烈的暗示，如果要收買馬占山的話，得花多少錢呢？本莊繁在覆電中說，至少要準備三百萬大洋。

北平方面，張學良、萬福麟獲悉了關東軍利用張海鵬，攻取黑龍江的消息，爲了爭取時間，趕緊阻止，一面向蔣主席報備，一面電令馬占山，命他兼代黑龍江省主席。駐紮在中俄邊境的馬占山聽說張海鵬來犯，他施展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派一支小部隊，日夜兼程，趕到黑龍江的省會龍江。十月七日，將洮昂鐵路的路橋，嫩江上的大橋拆毀。同時，他派騎兵團團長徐景德先行，他自己緊跟着就來。

十月十九日深夜，馬占山率部趕到了龍江城。二十日一早宣佈就職，下令全黑龍江的各部隊長，齊集龍江，舉行綏靖會議，決心跟關東軍大幹一場，把僞軍、日軍統統堵在嫩江大橋以南。

然而，當天就有日本駐龍江特務機關長林義秀少佐來找麻煩，他說洮昂鐵路是日方貸款興築

的，如今貸款尚未歸還，產權屬於日本。他要求馬占山，一週之內將嫩江江橋修復。

馬占山之不理，他一心一意，號召全省軍民，高揭抗日大纛。他這麼登高一呼，痛恨關東軍橫暴的東北軍民紛紛響應，一致表示願意接受馬占山的指揮。於是，馬占山決定背水一戰，他把所有的部隊，都集中在嫩江江橋南北。除了吳松林、程志遠的兩個騎兵旅，來自呼倫貝爾，蘇炳文旅長的一個團，省署衛隊一個團、范崇毅的八千名與安屯墾軍，前此犯案關在監牢裏的三條好漢，包括驍勇善戰、往後揚威東北的「海青隊」首領李海青。三條好漢號召舊部，跟日本關東軍拚命，不上幾天就編成了第一、二、三路三支自衛軍。

十月二十六日，日方的修橋限期屆滿，改由日本領事清水跟馬占山辦交涉。再限一週，請他修好嫩江橋，馬占山仍然不睬。十月二十九日哈爾濱的日本總領事大橋忠一，直截了當的去問蘇俄領事，蘇俄是否有意支援馬占山，干涉修橋？蘇俄領事當場否認。大橋忠一忙不迭的通知關東軍部，於是關東軍第二天就決定採取行動。十一月五日，一支關東軍推進到大興，馬占山寸土必爭，立予迎頭痛擊，展開了我軍正式抵抗的第一仗。關東軍喫了次虧，老羞成怒，十二日命清水領事向馬占山提出橫蠻無理的要求：一、馬占山下野。二、部隊撤出黑龍江。三、黑龍江政權移交張海鵬。四、日軍佔領龍江城。馬占山的回答很簡單——全部拒絕。

關東軍部認定蘇俄不會支持馬占山，參謀本

部的看法却截然不同。因此，早在十月三十日，日本參謀次長二宮治重便致電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嚴詞警告，不准進軍黑龍江。十一月二日，再由參謀總長金谷範三出面，電令本莊繁：

「修理江橋後，部隊應即從速撤退。就內外大局而言，部隊越江北進，絕不容許。」

措詞如此嚴厲，關東軍部猶仍置若罔聞，這一下，終於迫使金谷範三打出他的王牌來了。

早在日俄戰爭時期，明治天皇訂立了一項制度，參謀總長在奏准以後，可以獲得天皇統帥權的一部份，暫代天皇發佈敕令，任何驕兵悍將也不敢不遵。九一八事變後的十月初，金谷範三深以關東軍頗難駕馭爲苦，因此他奏報裕仁天皇，准遵明治遺制獲得統帥權。是即所謂之委任參謀總長臨時敕令，簡稱之爲「臨參委令」。

裕仁天皇時代的「臨參委令」便在金谷範三迫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下達於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五日，金谷假天皇敕令命令關東軍，從今以後，關東軍的或進或退，概由金谷直接指揮。

片倉衷首先獲知金谷參謀總長打出最後王牌的消息，他邀集三宅光次以次關東軍各參謀商酌，是否應該遵照辦理？當年的關東軍少壯派實在太囂張了，與會諸人爭先恐後的發言，一致認爲：由參謀總長頒發天皇敕令，正是他對本莊繁不予信任的表示，否則又何必非由金谷掌握關東軍的指揮權？衆人咸以金谷頒發臨參委令，將使關東軍在我國東北的「既定任務」無法完成。於是乃由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領銜，向金谷範三提出抗議。第二天，便接獲金谷的答覆，他說



「貴軍所負任務，厥在防護關東州與南滿路。今貴軍所擬指揮者，乃新近增加之額外任務。此項額外任務略意味頗濃，自宜依照臨參委令之大綱辦理。」

因為，在此之前，十一月六日，金谷參謀總長還曾頒發了第二道「臨參委令」，限令修護嫩江橋的關東軍，不得越過大興車站。其實，五日那天，馬占山已在大興力挫關東軍了。金谷範三的第二道臨參委令尤其規定：「大興附近，關東軍只許保有新民屯、湯池、大巴代的防線。」——關東軍的少壯派再度集議，有人主張置之不理，但是本莊繁却不敢不遵，依然照辦。

### 五道金牌勒令停戰

十一月十六日，陸相南次郎在內閣會議中提出准許關東軍佔領我國黑龍江省的一案，當場遭到全體閣員的一致反對。若槻內閣甚至不惜以全體總辭表示抗議，與此同時，日本駐外四使節，駐法芳澤、駐英松平、駐意吉田、駐澳有田，也鑒於軍人跋扈猖狂過甚，國際盟約，朝成夕毀，使日本成爲不講信義的國家，爲國際社會所共棄，外交工作無從辦理，因此憤而辭職。內閣閣員和駐外使節全不幹了，釀成嚴重政潮，參謀本部迫於無奈，只好派參謀次長二宮治重赴東北，向關東軍疏通，並且頒發第四次臨參委令，令他親自監視撤兵。然而，二宮治重抵步時，九一八事變中淒厲悲壯的江橋之戰業已結束——關東軍以多門中將任總指揮，集中精銳一萬餘名，空軍三

個聯隊，十一月十七日下總攻擊令，向馬占山力守的嫩江江橋，展開陸空聯合攻勢。我軍在江橋南北平陽地上佈陣，遭到大批日機捲地毆式的輪番轟炸，彈下如雨，血肉翻飛，但是英勇的我軍仍然死守不退，他們在彈網鐵雨中奮力死拚。關東軍用我軍從未見過的坦克爲前導，碾過我軍的血肉之驅，突破正面防線。我軍要在成千上百的同袍壯烈捐軀以後，纔能等到和日軍對面交鋒、衝鋒肉搏的機會。鮮血和忠骸鋪滿了江橋戰場，日軍仗着犀利的武器瘋狂殺戮，我軍憑恃愛國的熱忱慷慨赴義，慘烈的江橋之戰持續了兩天一夜，中華健兒迫使侵略者付出重大的代價，粉碎了關東軍兵不血刃取我東北的狂言。十九日下午七時二十五分，馬占山唯恐全軍拚光，噙淚下令後撤，范崇毅的八千興安屯墾軍早已全部成仁。關東軍邁過我軍的忠骸急起直追，追到了龍江以北，訥河以南的拉哈鎮，第三路自衛軍司令李海青率部反撲，貼身肉搏，一仗殲敵八百！

江橋之戰揭開了我國抗日戰爭的序幕，使全國同胞敵愾同仇，熱血沸騰，慘烈的戰役使關東軍殺棘股慄，瘋狂凶焰因之滅殺。同時也聳動了國際視聽，舉世一致斥責日本的侵略暴行。這是東北淪亡最光榮的一仗，尤其造成一連串對於世局無比重大的影響。

對於我軍，馬占山率領所部退守黑龍山迤東的克山，當地青年子弟，各地愛國同胞，拋妻別子，舍下田園廬墓，紛紛前往投効，不到三個月便集結了四萬多位志士。二十一年五月五日馬占山重整旗鼓，大舉反攻，使盤踞在哈爾濱、延吉

一帶的關東軍損兵折將，傷亡慘重，先後調集了十萬以上的兵力，方才迫使馬占山化整爲零，到處游擊。但這祇是開始，種籽下地會發芽，仇恨入心也生根！東北義勇軍風起雲湧，層出不窮。以此爲起點，我們展開了全民抗日的游擊戰。先說在東北，就牽制了一百餘萬日本陸海空軍，時間一直繼續到 蔣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八年抗戰，日本終告無條件投降時爲止。在漫長的十四年期間，東北義勇軍平均每天出擊日軍二十次，東北四省二百三十餘縣，日本人爲旌表「大和忠魂」所樹立的「忠烈殉國」木椿遍地可見，每年運回國內的骨灰恆在十餘萬緘，尙且「戰地失蹤」、屍骨無存的日軍超過陣亡人數尤多。這便是關東軍三羽鳥、關東軍少壯派軍人的傑作。白山黑水，十四年間，成爲日本青年子弟的喪生之地，埋骨之所。他們在三千五百萬東北同胞的深心中，埋下了「時日曷喪，予與汝偕亡」的仇恨種籽！

對於日本，二宮以參謀次長之尊，親赴東北宣達等於天皇敕令的臨參委令，制止關東軍進兵黑龍江，其結果是他反轉過來爲關東軍致電東京解釋、說情，因而使得金谷範三頒下史無前例的第五次臨參委令，五道金牌都約束不了關東軍的行動，使日本全國盛傳關東軍業已反叛，舉國人心惶惶，天皇、內閣、參謀本部威嚴掃地，權力蕩然無存。太阿倒持，授人以柄，事實上關東軍、朝鮮軍不但形成半獨立狀態，九一八事變後一個月，東京就破獲了錦旗革命事件，少壯派軍人陰謀在十月二十四日發動叛亂，暗殺日本政壇元

老西園寺公望、牧野伸顯、和若槻禮次郎首相，尤將盡殺出席內閣會議的全體閣員，然後要挾裕仁天皇委任少壯派軍人領袖荒木貞夫，組成清一色的少壯派軍人內閣。參與份子上起天皇之弟秩父宮，下迄皇宮衛隊，致使險謀破獲後，陸相南次郎不得不把叛亂者名單燒掉了事。然而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，公然叛亂又是開端，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，「五一五」事變，日本首相、民黨領袖犬養毅白晝被殺，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更有變本加厲的「六二六」事件發生——就在九一八後的錦旗革命事件前，西園寺公望曾經告訴他的親信祕書原田熊雄男爵說：

「歷史上一代皇朝的顛覆，必先有革命的端倪。現在的情勢似乎已有所徵兆，退伍軍人最近製造謠言，說皇宮警衛在深夜時看到宮內燈火通明，以為天皇陛下宵旰憂勞，不禁肅然起敬。後來方始探知，那是陛下和皇后在深夜打麻將……日本歷史上弑兄之事，並非毫無所聞，實在令人駭心得很。」

錦旗革命事件時，就會有軍方的橋本、民間的井上，在密議時力主由皇宮衛隊放鎗，挾出裕仁天皇，由飯田少尉在裕仁面前宣讀諫書，以秩父宮繼承皇位，然後當場切腹自殺，可見西園寺公望的憂慮，並非全無來由。尤其當九一八事變後，裕仁核准內閣的不擴大政策，當時日本貴族院裏多數主張天皇在那軍人囂張的時期，不宜多表示意見。他們說：九一八事件如果不能順從軍人的意向，那麼天皇侍從左右，都會感到危險。而取而代之的，又必定是較激烈份子，天皇本身

所受的壓迫尤將越來越大。

試看走偏鋒、趨極端的少數冒險份子，雖然一時攫奪了我國的東北，但却將他們自己的國家，鬧到了何等紊亂動盪的地步。少壯軍人得勢，以中華民國為敵，一二八、七七事變繼之而起，終且導致太平洋之戰爆發，以區區三島與歐美亞二十六國為敵，最後是幾瀕毀滅，無條件投降。「日本與於滿洲亡於滿洲」，還不足以構成現代日本人的歷史教訓嗎？

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中國國民黨舉行四屆一中全會，選任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，孫科為行政院院長、張繼為立法院長、伍朝樞為司

法院長、于右任為監察院長、戴傳賢為考試院長，並推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蔣公、胡漢民等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。次日，國軍撤出錦州，三十號，錦西日軍發動總攻。五天後，共匪趁國難當頭，國軍北上，一舉攻陷江西贛州，彷彿與東北的暴日遙相呼應。二十一年元月十二日，關東軍和朝鮮軍在盡攔我遼寧、吉林、黑龍江三省後，移兵西向，分兵三路，開始攻打我們的熱河省。十五日，國際聯盟滿洲調查團，正式成立，由英國的李頓爵士(Lytton)出任團長，十七日，土匪原却又挾逼清廢帝溥儀潛赴瀋陽。偽滿洲國的傀儡連台醜戲，接着就粉墨登場了。

# 臺灣中興紙業公司

## 產 品 種 類

晒	銅	道	模	印	新	打
圖	版	林	造	書	聞	字
原	紙	紙	紙	紙	紙	紙
聖	單	衛	牛	香	包	郵
經	光	生	皮	烟	裝	封
紙	紙	紙	紙	紙	紙	紙
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路三段一五號

電話：七七八一、四一五二、二二六九